

老學究

明清科舉考的是八股文章，熱心於中進士、做官的人，便只知死捧着高頭講章和墨卷之類，日夜揣摩模仿，把天下大事、百姓苦樂以及有用的學問都置之腦後。這位塾師也深受八股之害，雖說讀書一生，胸中卻盡是些烏煙瘴氣的東西，別無他物。這個故事通過老學究其人辛辣地諷刺了封建科舉制度。至於鬼神自然是沒有的，不過是作者借此用作諷刺手段罷了。

愛堂先生言：聞有老學究夜行^①，忽遇其亡友。學究素剛直，亦不怖畏，問：「君何往？」曰：「吾為冥吏，至南村有所勾攝，適同路耳。」因並行。至

一破屋，鬼曰：「此文士廬也。」問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凡人白晝營營，性靈汨沒，惟睡時一念不生，元神朗徹^②，胸中所讀之書，字字皆吐光芒，自百竅而出。其狀縹渺繽紛，爛如錦繡。學如鄭、孔^③，文如屈、宋、班、馬者^④，上燭霄漢，與星月爭輝。次者數丈，次者數尺，以漸而差。極下者亦熒熒如一燈，照映戶牖^⑤。人不能見，惟鬼神見之耳。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，以是而知。」

【注釋】

① 學究：此特指迂腐淺陋的讀書人。② 元神：道家稱靈魂為元神。③ 鄭、孔：漢代的鄭

玄、孔安國，都是博通儒家經典的學者。④ 屈、宋、班、馬：屈原、宋玉，是戰國時代的

文學家；班固、司馬遷，是漢代的史學家、文學家。⑤ 牖(yǒu)：窗。

學究問：「我讀書一生，睡中光芒當幾許？」鬼囁嚅良久曰：「昨過君塾，君方晝寢，見君胸中高頭講章一部，墨卷五六百篇^①，經文七八十篇^②，策略三四十篇^③，字字化為黑煙，籠罩屋上。諸生誦讀之聲，如在濃雲密霧中。實

未見光芒，不敢妄語。」學究怒叱之，鬼大笑而去。

卷一《灤陽消夏錄》一

【注釋】

① 墨卷：科舉考試中，鄉試、會試考中者的試卷，被書商刻印發賣，供以後準備應考的人作為範本，這種書叫墨卷。② 經文：明清科舉考試的八股文，題目都出自四書五經，於是有人將這些經書中可能被作為出題的內容，分別寫成一篇篇文章，供學生熟背和抄襲，這些文章叫經文。③ 策略：科舉考試還要考策問，是就經書、歷史、政治等方面提出問題，由考生逐一對答。有人便預先擬作了一些答問文章，供別人熟背或抄襲，這些文章便叫策略。

【翻譯】

愛堂先生講了這樣一個故事：有位老學究走夜路，忽然遇到一位已經去世的朋友。老學究的品性一向剛強正直，對鬼並不畏懼，便問道：「先生要去哪裏？」鬼友答道：「我在陰間當了個小官，現在到南邊村子裏去勾攝一個人的魂魄，正好和你同路。」於是兩人一道往前面走去。到了一座破舊房子前，鬼友告訴老學究：「這是位文人住的房子。」學究問道：「你是怎麼知道的？」鬼友

答道：「人們白天勞碌奔波，真情實性都被湮沒了。只有睡着的時候，一點雜念都沒有，靈魂才清明淨。這時，他胸中所讀過的書，每一個字都吐露着光芒，從身上各個孔竅透射而出。這些光芒若隱若現，紛紛交錯，燦爛得像錦繡一樣。那些學問像鄭玄、孔安國，文才像屈原、宋玉、班固、司馬遷那樣的人，身上放出的光芒便直照太空，和星星月亮爭相輝映；次一等的的光芒有幾丈高，再次一等的是幾尺高。以下便按等級依次降低，到最低一級的也有熒熒如一盞燈火那樣的光芒，映照於門窗之上。這些光芒，世上人是看不見的，只有鬼神才能見到。如今這房子上的光芒有七八尺高，因而知道是文人住的房子。」

學究問道：「我讀了一輩子書，睡着時放出的光芒會有多高？」鬼友想說又不敢說地遲疑了好一陣，才說道：「昨天我經過你的書塾，你正好在午睡。我看見你胸中有高頭講章一部，墨卷五六百篇，經文七八十篇，策略三四十篇，每個字都化作黑煙，籠罩在房子上。你的學生們誦讀的聲音，像淹沒在濃雲密霧之中。實在沒有見到光芒，不敢亂說。」學究聽了，憤怒地斥責鬼友，鬼友哈哈大笑地走了。

無賴呂四

呂四兇狠專橫，到了無所忌憚的地步，雖得逞於一時，最終是自己害了自己。不過作者把這個結局歸結為因果報應，卻是不足取的。

滄州城南上河涯，有無賴呂四，兇橫無所不為，人畏如狼虎。一日薄暮，與諸惡少村外納涼。忽隱隱聞雷聲，風雨且至。遙見一少婦，避入河幹古廟中。呂語諸惡少曰：「彼可淫也。」時已入夜，陰雲黯黑。呂突入，掩其口。眾共褫衣還颺^①。俄電光穿牖，見狀貌似是其妻，急釋手問之，果不謬。呂大恚^②，欲提妻擲河中。妻大號曰^③：「汝欲淫人，致人淫我，天理昭然，汝尚欲

殺我耶？」呂語塞，急覓衣褲，已隨風吹入河流矣。旁皇無計④，乃自負裸婦歸。雲散月明，滿村嘩笑，爭前問狀。呂無可置對，竟自投於河。

【注釋】① 褫(chī)：脫掉。遯(tà niǎo)：輪姦。② 恚(huì)：憤怒。③ 號(hào)：哭喊。④ 旁皇：同「彷徨」。

蓋其妻歸寧①，約一月方歸。不虞母家遣回祿②，無屋可棲，乃先期返。呂不知而邁此難。後妻夢呂來曰：「我業重，當永墮泥犁③。緣生前事母尚盡孝，冥官檢籍④，得受蛇身，今往生矣。汝後夫不久至，善事新姑嫜⑤。陰律不孝罪至重，毋自蹈冥司湯鑊也⑥。」至妻再醮日⑦，屋角有赤練蛇垂首下視，意似眷眷。妻憶前夢，方舉首問之，俄聞門外鼓樂聲，蛇於屋上跳擲數四，奮然去。

【注釋】

- ① 歸寧：已嫁女子回娘家省視父母。② 遭(gōu)：遇。回祿：傳說中的火神，後代指火災。
③ 泥犁：地獄。梵語的譯音。④ 籍：登記冊。⑤ 姑嫜：公婆。⑥ 湯鑊(huò)：古代酷刑。
湯是滾水，把人投入滾水中煮死。⑦ 再醮(jiào)：再嫁。

【翻譯】

滄州城南上河邊，有個無賴叫呂四。他兇惡橫暴，甚麼事都做得出來，人們怕他像怕虎狼一樣。一天黃昏，呂四和幾個惡少年在村外乘涼，忽聽見隱隱有雷聲，風雨將要來了。遠遠看見有個少婦，避入河岸邊的古廟裏去了。呂四對那些惡少年說：「我們可以去姦淫她。」當時已是晚上，陰雲昏黑，呂四衝進去掩着婦人的嘴，其餘的人一同脫去她的衣服強姦。不久，閃電光射入窗內，呂四見女子的狀貌好像自己的妻子，急忙放開手一問，果然不錯。呂四大怒，想提着妻子丟入河裏。妻子大聲哭喊着：「你想姦淫別人，才弄得別人姦淫了我，天理清清楚楚，你還想殺我嗎？」呂四無話可說，急忙尋找她的衣褲，但已被風吹入河流了。呂四彷徨想不出辦法，於是背起裸體的妻子回家。這時

雲散月明，滿村的人喧嘩取笑，爭着向前詢問情況。呂四無言可答，竟自己去投河了。

原來他妻子回娘家探望，原先約定一個月才回來。不料娘家遭到火災，沒有房子住了，於是她只好提前回家。呂四不知道，因而造成這次災難。後來他妻子夢見呂四來說：「我罪孽深重，應當永遠墮入地獄，只因我生前對母親還能盡孝道，陰司官員查檢冊籍時定我應轉世為蛇，現在我去投胎了。你的後夫不久會來，你好好侍奉新公婆吧。陰間的法律規定，不孝的罪最重，你可不要使自己將來陷入陰司的湯鑊裏呀。」

到了呂四妻子再嫁的日子，屋角有條赤練蛇低着頭往下看，神情好像有點戀戀不捨。他妻子回想起前時的夢，正要抬頭問牠，這時聽見門外傳來打鼓奏樂的聲音，蛇在屋上蹦跳了幾下，迅速地爬走了。

利己心

這是一篇諷刺寓言。作者通過陰司審訊鬼魂的問答，諷刺了自命清高的士大夫和道貌岸然的道學家，指出他們也不免會有利己之心，反不及區區農婦之可敬。接着再進一層，指出當官的就算不懷利己之心，所到之處僅飲人家一杯水，都不能算盡職。只有做到為人民興利除弊，解救疾苦，才是好官，否則便連木偶也不如了。封建時代平庸昏聩的官吏滿天下，作者的諷刺是有感而發的。

北村鄭蘇仙，一日夢至冥府，見閻羅王方錄囚^①。有鄰村一媪至殿前，王改容拱手，賜以杯茗，命冥吏速送生善處。鄭私叩冥吏曰^②：「此農家老婦，

有何功德？」冥吏曰：「是媼一生無利己損人心。夫利己之心，雖賢士大夫或不免。然利己者必損人，種種機械^③，因是而生；種種冤愆^④，因是而造；甚至貽臭萬年，流毒四海，皆此一念為害也。此一村婦而能自制其私心，讀書講學之儒，對之多愧色矣。何怪王之加禮乎！」鄭素有心計，聞之惕然而寤^⑤。

【注釋】

① 錄囚：審察記錄囚犯的罪狀。

② 私叩：偷偷詢問。

③ 機械：巧詐。

④ 愆 (qiān)：罪

過。⑤ 寤 (wù)：睡醒。

鄭又言，此媼未至以前，有一官公服昂然入，自稱所至但飲一杯水，今無愧鬼神。王哂曰^①：「設官以治民，下至驛丞闈官^②，皆有利弊之當理。但不要錢即為好官，植木偶於堂，並水不飲，不更勝公乎？」官又辯曰：「某雖無功，亦無罪。」王曰：「公一生處處求自全，某獄某獄，避嫌疑而不言，非負民乎？某事某事，畏煩重而不舉，非負國乎？三載考績之謂何^③？無功即有罪矣。」

官大踧踖^④，鋒棱頓減。王徐顧笑曰：「怪公盛氣耳。平心而論，要是三四等好官，來生尚不失冠帶^⑤。」促命即送轉輪王^⑥。

【注釋】

① 哂（shěn）：微笑。② 驛丞閹官：驛是古時供傳遞政府文書的人或來往官員暫住、換馬

的處所，設丞以管理。驛丞是個小官。閹官：管水閘的官。③ 三載考績：清代定例，每三

年一次考查官員的政績，做出評語，作為任免升降的依據。④ 踧踖（cù jī）：恭敬而不安

的樣子。⑤ 冠帶：官員的衣帽，代指官職。⑥ 轉輪王：俗傳地獄有十殿閻羅，第十殿為

「轉輪王，主管鬼魂轉生陽世的事情。」

觀此二事，知人心微曖^①，鬼神皆得而窺，雖賢者一念之私，亦不免於責備。「相爾在室」^②，其信然乎！

卷一《灤陽消夏錄》一

【注釋】

① 微曖（wēi ài）：微，隱蔽。曖，昏暗不明。② 相爾在室：《詩經·大雅·抑》有「相爾在室，

尚不愧於屋漏」句，意思是反省一下你自己（的行為），應該無愧於屋裏的鬼神。

北村人鄭蘇仙，一天夢裏到了地府，見閻羅王正在審查記錄犯人的罪狀。有鄰村一位老婦來到殿前，閻羅王見了，頓時面露恭敬之色，拱手致意，賜給她一杯茶，並命令陰官從速送她去投生個好地方。鄭蘇仙偷偷問陰官道：「她不過是個農家老婦，有甚麼功德？」陰官說：「這個老婦一生都沒有利己損人的心。而這利己之心，雖是賢德的士大夫也難免的。但是，利己的人必定損害他人，於是種種奸詐行為，便由這裏產生；種種冤仇罪過，便從這裏製造出來。甚至落得遺臭萬年，流毒四海，也都是這個念頭造成的禍害。這個人雖是村婦，但能克制自己的私心，讀書講學的儒者，和她相比也應該慚愧。閻羅王對她禮遇，這有甚麼好奇怪呢？」鄭某素來悟性很好，聽了這些話就驚醒了。

鄭蘇仙又說：這老婦未到之前，曾有一位官員，穿着官服昂然而入。他自稱做官清廉，所到之處都只飲一杯水，現在可以無愧於鬼神。閻羅王笑道：「設立官職是為了治理人民，即使低至驛丞、閹官這等小官，都有興利除弊的事要

辦。如果說凡是不要錢的便是好官，那麼，擺個木偶於大堂，它連水都不飲，豈不更勝於你嗎？」官員又辯解道：「我雖沒有功勞，但也沒有罪過。」閻王說：「你一生處處只求保全自己，某件某件案子，你為避嫌疑而不敢說話，這不是對不起人民嗎？某件某件事情，你怕煩難而不願興辦，這不是對不起國家嗎？三年一次考核政績的制度是怎麼回事？沒有政績就是有罪過了。」官員顯出十分恭敬而不安的樣子，鋒芒頓時削減。閻王慢慢回頭看着他笑道：「我不過是怪你盛氣凌人罷了。平心而論，你總還算是三四等的好官，來世還會有官做的。」說完，催促陰官將他送往轉輪王那裏。

從這兩件事看來，可知人心雖然隱蔽不明，但鬼神卻都能看得見，即便賢德的人有一點私心，也不能免於受責備。「相爾在室」這句話，的確是有道理的！

曹某不怕鬼

這是一個風趣的不怕鬼的故事。人鬼對峙，互不相讓，這時人若能無所畏懼，則鬼的伎倆自窮，只得無可奈何地溜走。其實世間許多事情，亦復如此。這個故事給我們的教益，相信正是在這一點上。

曹司農竹虛言^①：其族兄自歛往揚州^②，途經友人家。時盛夏，延坐書屋，甚軒爽。暮欲下榻其中，友人曰：「是有魅，夜不可居。」曹強居之。

【注釋】

① 司農：掌管錢糧的官。清代的戶部尚書也別稱司農。

② 歛（shǎn）：今安徽省歙縣。

夜半，有物自門隙蠕蠕入，薄如夾紙^①。入室後，漸開展作人形，乃女子也。曹殊不畏。忽披髮吐舌作縊鬼狀。曹笑曰：「猶是髮，但稍亂；猶是舌，但稍長，亦何足畏？」忽自摘其首置案上。曹又笑曰：「有首尚不足畏，況無首耶！」鬼技窮，倏然滅。及歸途再宿，夜半，門隙又蠕動。甫露其首，輒唾曰：「又此敗興物耶？」竟不入。

【注釋】^① 夾紙：作夾帶用的紙，極薄。舊時考生應試，私帶預先抄好的文字資料或書籍入考場，叫做夾帶。

此與嵇中散事相類^①。夫虎不食醉人，不知畏也。大抵畏則心亂，心亂則神渙，神渙則鬼得乘之。不畏則心定，心定則神全，神全則沴戾之氣不能干。故記中散是事者，稱「神志湛然，鬼慚而去」^②。

【注釋】

① 嵇中散事：三國時魏國文學家嵇康，曾官居中散大夫，世稱嵇中散。他不怕鬼的故事，分別見於《藝文類聚》卷四四和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一七中。② 「神志湛然」二句：有關嵇康的故事中都沒有這兩句話。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一八引《幽明錄》記阮德如不怕鬼的故事中有「德如心安氣定，徐笑語之曰：『人言鬼可憎，果然！』鬼赧而退」一段話，與此相似。紀昀或許將它誤記為嵇康的事了。

【翻譯】

戶部官員曹竹虛講了這樣一個故事：他的同族哥哥從歙縣前往揚州，途中經過友人家。當時正值盛夏，友人請他到書房裏坐，這房間頗高敞涼爽。入夜，曹某打算就睡在這裏。友人說：「這裏有鬼怪，夜裏是不能住人的。」但曹某硬是要住在那裏。

到半夜的時候，有樣薄得似夾紙似的東西從門縫裏緩慢地鑽進來，入屋後，逐漸展開成為人形，卻是個女人。這時曹某一點都不懼怕。那女人忽然披散頭髮，吐出舌頭，變作吊死鬼的模樣。曹某見了笑道：「頭髮仍然是頭髮，不過稍微亂了些；舌頭仍然是舌頭，不過稍微長了些罷了。這有甚麼可懼怕

的！」女鬼突然將自己的腦袋摘下來放到桌子上。曹某又笑道：「有腦袋我尚且不怕，何況沒有腦袋呢！」鬼的伎倆用盡，霎時便消失了。後來，曹某歸途中又住在這屋子裏，半夜時，門縫裏又有東西在蠕動。那東西剛剛把腦袋伸進屋內，曹某就吐唾沫罵道：「又是這使人掃興的傢伙嗎？」鬼最後沒敢進入屋內。

這個故事和嵇康的事很相似。比如老虎不吃醉了的人，是因為醉人不知道害怕。一般來說，凡是害怕便會心亂，心一亂便會精神渙散，精神渙散了，鬼神便能乘虛而入。如果不畏懼，便能心定，心定則精神能保持完整，精神完整便令邪惡之氣不能侵入。所以記載嵇康這件事的書，說是嵇康「神志清定，鬼只得慚愧地走了」。